

柏 山

三個時期的側影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三個時期的側影

柏 山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2 •

三個時期的側影

著 者 柏 山

*
* *

有 版 權

1950年4月海燕第一版上海印 0001—3000冊
(內“任務”一篇登另刊單行本 0001—8000冊)

1951年11月新一版上海印 3001—4500冊

1952年7月新三版上海印 5501—9000冊

書號(139) [I H 13] 定價 洋 12,400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華文印刷局承印

*
* *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

目次

——一九三四年——

崖邊……………三

皮背心……………六

忤逆……………五

夜渡……………七

鎗……………一〇〇

——一九三七至四六年——

一個義勇隊員的前史……………一〇九

某看護底遭遇……………一三〇

蘇州一炸彈.....一五

『一·二八』的兩戰士.....一五二

『活的依舊在鬭爭』.....一六〇

岔路.....一七〇

晚會.....一九二

兩代.....一九七

懷念新華.....二〇三

憶郭猛同志.....二〇八

東平作『茅山下』序.....二二三

——一九四九年——

任務.....二九

渡江的一夕.....三五

一九三四年

崖邊

夜風呼呼的吹過八仙崖，樹枝搖曳着。搖散輕的樹葉，顛顛倒倒落下來，落在崖坡上走的水田畝的農民們的頭上，頸項裏發出一種輕微的歎息，之後，又默默的往崖谷裏落下去。他們聽着這種落葉的聲響，又想起家裏房子燒了，往後怎麼辦呢。可是展開在他們眼前的，是洞一般的黑暗。祇有冷靜的溪水，在脚下潺潺的流着，像在提醒他們：不要掉下去了。

王全福被年輕的木仔押着在隊伍的中間走。隊伍是混亂的：走的走，爬的爬，有的撐着頭靠在石級上喘氣。他的脚也漸漸滯重了。走一步，停一步，走得木仔躁起來，在他背上一推，意思是叫他『快點』。他的脚卻故意地向崖下一溜，於是像東瓜一樣，隨着塊塊的崖石，唏哩哄隆地滾落下去。

『案子跌下去了。』

隊伍就像在蠕動着的一條黑蛇，驟然回轉頭，停下來。目光一致的向着說話的方向投過去。說話的是木仔。他那小小的額角上爆出幾粒冷汗，心兒急得發跳，癡呆地空望着黑暗的崖谷裏。

芸生跑上來，手掌噝噝地發癢，就像媽媽在宴客的席上，發覺孩子打破飯碗一樣，憤怒得就想拍他一個耳光。可是他的手揮過來，緊緊的抓住木仔的肩膊，拉向他自己跟前問道：

『誰跑啦？』

『王全福。』他說着，兩眼朝着地下。

於是有的釋下重擔似的，伸直腳坐下來。有的回過頭去。『王全福，這小子，讓他跌下去吧，跌死了也好，免得牽着礙手絆腳。』跟着一陣說話的聲音，在靜靜的山谷裏囑囑的嚷起來了。

芸生蹙着眉頭在懸崖絕壁的深谷裏探視一下，並無一點響動，好像沒有人跌下去的一樣。『那末，也就隨他去吧。』在來路的那一方，黑魃魃的樹叢，卻發出唏唏沙沙的聲音，像有人跟着蹤跡追趕上來一樣。恐怖襲擊着每個人的心情，一齊驚疑的靜下來，於是他催促——

『走！』

隊伍又在黑暗裏移動着沉重的步子了。木仔落在尾巴上。他的脚如同陷在深深的泥沼裏，拔出右脚，似乎左脚又沉下去。因爲包圍着他的思想的，是活活的一個人，給他一推，跌下去，死了——雖然事實上，全福卻神像似的坐在崖石上，並不如大家所料那樣的不幸。

在他呢，自認爲是自由了。

有孩子稚氣的木仔記得，還是太陽落山的時候，他趕着一羣牛在水溝裏喝水，水草上的淡淡的陽光，正向水底裏陰下去。背地裏突然襲來一聲：

『木仔！趕快把牛收了，到隊上去！』

他回頭看見芸生提着一面銅鑼，鏗鏘地在山坡上敲起來。他於是在那獨角的黃牯牛背上拍一掌：『好！回去。』牠像是領悟他的意思，從水溝裏仰起那笨長的頸子，『唔呀！』地叫一聲，尾巴一甩，踏着懶散的步子，走在前頭。之後，一條一條跟上去。他也很快的跑回家，把脚一洗，晚飯沒有吃，就到少先隊來了。

隊上的情形，已經有點不同：平日沒有這麼許多人，並且王全福向來不到的，今天到了，還

著的是短裝，在走廊下，那裏又在裝着土礮。木仔馬上想到：今天晚上定要向白軍『進攻』了。

他對於『進攻』是有很多的希望的。若是進攻鎮上，至少要搬牠一些布，天氣快要冷下來，衣服也太破舊了。不過像王全福那樣漂漂亮亮，他是不會想到的。實際上，他的希望，有兩正土布就够滿足了。

這時在門口鏗……鏗地響着銅鑼的尾音，芸生進來了。他那寬闊的額角，和那貓似的眼睛，老是那麼使人敬畏。可是他有和氣的嘴，很逗人愛。所以木仔有什麼事就去問他。

『芸生叔！叫我來有什麼事？』

『今晚上去老鴉嶺放哨。』

『一個人？』

『不，跟王全福。』

『唔，跟王全福。』木仔的嘴巴蹙起來，用一種鄙夷的眼光，瞥視全福的襟上的一排白白的洋鈕扣，於是吱唔地詛語着。不是他年紀小，怕挨近全福；也不是全福穿得闊，他吃醋；更不是他們兩者之間有仇。總之，他不想跟他在一道，然而他又說不出理由來。

芸生就沒有注意這點。他祇知道木仔老實而又聽話。可是木仔想要說明不跟全福在一道，他已到王全福那裏去了。

『隊長忙啦！』全福漲着笑盈盈的臉。

芸生拍拍他的肩膀，微笑地說：

『今晚上，請去老鴉嶺放放哨好吧？』

『放哨——又是這一套來了？』全福仰起頭，望望天，像在打量天晴還是落雨，又像在想着什麼，一時想不起來——『啊！今晚上沒有工夫，對不住，還有件衣服，趕着要縫起來。』

『找不着旁的人，實在找不着……就把衣服丟一丟手好了。』

『的確不行，你瞧我的腳，還在脫皮……』

『也許走動走動，要好得快！』

『如果定要我去，出了岔子，我不管。』

『不會，不會！』芸生微笑的走了。

他於是懊惱起來：不准剋扣徒弟的工錢，是他們說出來治他的；放起哨來，又要尋這些人，

爲什麼不叫徒弟去？真把他全福不當人看待。氣是氣人，可是他也沒辦法。於是兩手叉在胸上，昂起身子走近來。

『木仔！隊長叫我帶你去放哨！』他忿忿地說。

木仔靠着天井邊的屋柱站着。一聲不響地，望着走廊來來去去的人，擾攘着。心想不去『進攻』，還要去放哨，放哨還要跟他——木仔也有點氣了。

『不要裝聾賣啞，回頭來叫我！』

木仔臉向側邊一歪，把手上的腰帶，往肩上一搭，低下頭，向着走廊下，悄悄的去。

在那裏：土礮正裝好了。這礮，是松樹挖的。重量不知道，樣子倒有點像具白棺材，可是裏面裝的不是死屍。在兩旁，像看猴戲一樣，許許多多的人圍着。礮口的左邊，立着八個人，右邊也是八個，雄糾糾的，很像一班扛靈柩的車夫。他們第一次想把牠擡起來，可是比死屍還要重。『嗯！嗯！』喊了幾聲，又放下來。然後彼此搖搖頭，表示吃不消的樣子。於是再加兩個人上去，這才哨啊哨啊的擡了起來。

站在兩旁的人，每個人的嘴上，流露着快樂而又興奮的表情。木仔也興奮起來。『要是這

一礮衝出去，一定有趣哩！他於是希望去守礮台，而且做礮手。可是他一想到要去老鴉嶺，便又吱唔地詛語了。

天已經黑下來，快要準備出發了。

木仔跑回家來。他的母親，又過分細心的擺出那盤乾薯葉在矮凳上。從那裏發出一股腳屎的臭味。他端着盃往竈角上一扔。竈角上那盞油燈，探首出來，吐出那小小的緋紅的舌頭，像在同情他說：『的確太難吃哩！』

『怎麼不裝飯吃，嫌菜不好？不想想從前——』母親斥責着。心想他要是命好，那年春天漲大水，不會把屋衝倒，更不會把爹淹死。她帶着他東家討米，西家討飯，落雪的天氣，蓋一床破的蘆蓆，還要在門廊下過夜——『如今難道就算發富了？房子有住，飯有飽，菜差一點，就賭氣……』

『不是，沒有事，晚上還要去放哨！』

『放哨就放哨，不是去做官！』

他頭頂有點要冒火了。用脚把凳子往後一推——『硬不吃！』可是母親一邊在罵，一邊

又替他裝好飯，放在他的面前。他用鼻子嗅嗅那股燒焦的火氣，更是不想吃了。

屋背後，這時有人嚶嚶嗡嗡走過去，又嚶嚶嗡嗡走過來。過路的點着一把一把香火，火光閃進屋子裏，顯得異樣的急迫，緊張！

「好孩子！快快吃點去，人家都出發了。」母親又小聲小氣地說。

「出發！」他把筷子在凳上一蹬——「你想王全福會有這麼着急？」他於是坐下，開始嚼起來。

「爲什麼七不找，八不找，恰恰找到王全福，唉……」母親聽他說王全福，就有點不放心的。瞧瞧外邊天色，黑洞樣的。好像有什麼不幸，就會要從那黑暗裏降來一樣。當木仔出門的時候，她叮嚀着說：

「在哨上，小心點，不要打瞌睡！」

之後，用一種祈禱似的眼光，望着木仔的背影：靠菩薩保佑，他是祇有一個呀！於是白天裏的謠言，蜂踴似地鑽進心來，鑽得她的心鬆鬆散散的像就要窪陷了。

木仔走到王家橋上，那裏已經聚攏着許多人，有的說鎮上到了「環境」，有的說自家

的大隊伍回來了。他停住腳，張開耳聽了一下，心裏紛亂的，好像誰在對他說：『不要去咧！』可是他想：紅軍主力不是早就說要回來的麼，這一定是自家的隊伍，他又膽壯起來，繼續向着王全福那兒走去。

王全福早已吃過晚飯，坐在床鋪上發愁。陪着他坐的，是他的姘頭，不要說是他的妻子了。她拿着一張粗紙坐在桌子旁邊剪鞋樣，意思是，又要替他做鞋了。這是她最樂意幹的。早前，她要他坐在面前，那裏敢這樣放肆，就是燈都不敢點，並且他來的時候，先要在窗上敲敲，要等她把門門『梯撻！』推開了，才敢進來。如今不但沒有有人在背後指手指腳，說她黃花女偷人，而且還有人頌揚着他們說：『你們才不封建啦！』在這點上，她對於芸生是高興的，因為他也贊揚過他們哩！於是她記起來了。

『你不是說過芸生叫你去放哨！』她對全福說。

『不想去哩！』他輕意的回答道。他心想，風聲一緊張，就叫這些人去放哨，他們躲在家裏

享太平福。

躁躁躁！

在窗戶上有人敲着響。

『誰呀！』她起身向窗外探望。

『全福去沒去？』木仔在窗子脚下答應着。

全福用脚扯扯她的衣角，意思是叫她不要作聲。

『爲什麼哩！』她奇怪地問。

全福依然一聲不響，默默地瞧着脚上的一雙橡皮鞋。他覺得要把鞋脫下來，似乎太苦了，不，他實在對於鎮上的『環境』有些害怕：要是給他們擄了去，脫得一身精光的，用細麻繩纏着手指脚指，吊在樓楞下，用香火燒肚皮，辣椒火薰鼻子。爲什麼好好的一個人，要這樣受刑受死呢。他越想越覺得他不去有道理。

『大家都去，你一個人躲在房裏，怎有臉見人！』她把剪刀往桌上一摔，生起氣來了。——『要是叫我去，我早就去了。』